



## 港督府，當年今日

香港總督府，即今天即將啟用的特首官邸，曾飽覽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四時，駐港日軍的投降儀式在這裏舉行。

《華僑日報》報道，那天下午熱鬧非凡，花園道邊站滿了英國水兵、印度兵、員警和義勇隊員。一輛又一輛插五彩小旗的汽車，從花園道和亞畢諾道開上來，其中有令香港人感覺新奇的美國吉普。

在日本降書上簽字的代表，一方，是駐港日軍陸軍司令岡田梅吉少將和日本華南艦隊指揮官藤田類太郎中將，一方，是英國的香港軍政府總督夏少將。夏並非僅代表英國，他代表同盟國，更具體說，是受命於同盟國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但中國大陸來的少將師長潘華國，其身分卻和美國、加拿大兩位上校一樣，是「觀察員」(Observer)。英國曾要求中國在降書上簽字副署，但中國政府給潘少將的指令是「毋庸簽字」。

後人會覺得費解，這其實反映了當時微妙的國際關係。中國國內輿論，希望在戰後解決香港歸屬問題。中國政府也認為，這一國際問題在最終解決之前，不宜對香港、九龍的法律地位在約章上做任何表示。

但這個投降儀式給人的強烈印象，無論是蘇格蘭軍樂隊的悠悠樂聲，米字旗的冉冉升起，還是維多利亞港艦炮齊鳴，都表明日本對香港統治的終結和英國治權的恢復。《華僑日報》甚至把日本簽字代表描寫成了英軍的俘虜：

夏少將為接受降禮者居中。……日軍代表由武裝英軍三名押至禮堂，向各同盟國代表行九十度鞠躬禮後，肅立待命……

當夏「以鄭重鏗鏘聲調命日本代表簽署投降書」後，岡田梅吉走到桌邊，從三枝中國毛筆中選取其一，濡墨楷書姓名於降書之上。報道形容，「岡田顯然情緒緊張，手顫不已，勉強書成後將佩劍繳獻於夏將軍」。

《大公報》著名記者黎秀石跟隨美國軍艦來到了香港，他目睹受降儀式後，發表了〈香港日軍降伏前後〉一文，直率地訴說了他的現場感受。

日佔時期，日本人對總督府進行了翻修改建，使之充滿東方色彩。在舉行簽字儀式的房間旁邊的會客室裏，黎秀石發現，牆上，還端正正掛一群華人大佬「奉祝礮谷總督閣下新邸落成」的三尺長二尺半寬的紅紙黑字的中堂：

海山嶽嶶，旭日當陽，萬戶樓台，煙樹相望，瞻仰蓬萊，佳氣□皇，威□宇甸，澤沛海疆，毓秀鍾靈，水遠山長，篤生申雨，來臨是邦，綱繆匡濟，昕夕靡皇，慈靄仁風，潔比秋霜，爰築攸宇，思政建堂，采椽不斫，樸儉是坊，普茲大表，澤被一方，熙冷春召，永奠苞桑

舊報紙字模糊，空白處字難以辨認，恐怕也有誤認者。大致意思，是借總督府改建完竣，表示對日本統治者的崇敬。「鞠躬」署名者二十三人，屬香港「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協議會」(日本總督控制的華人諮詢機構，又稱「兩華會」)。其中有幾位，也出現在九月十六日的日本投降儀式上。黎秀石寫道：「最痛心的是他們自稱為『華民』，又用我們可愛的中文寫這樣無恥的東西！這

些『代表』們今天是不會反省的，他們正忙於恭賀另一個主人了。」

始建於一八五一年的香港總督府是緘默無語的長者。它不會說話，但什麼事都記得。